



花的智慧

【比利时】夏里斯·梅特林克 著
萧灵剑 等 译

花儿的智慧
The Wisdom of Flowers

花的智慧

THE INTELLIGENCE OF FLOWERS

[比利时] 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潘灵剑 等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的智慧 / (比) 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M.) 著; 潘灵剑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29-05812-8

I. ①花… II. ①梅… ②潘… III. ①散文集—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2523号

花 的 智 慧 HUA DE ZHIHUI

[比] 莫里斯·梅特林克 著 潘灵剑等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人: 刘太亨
责任编辑: 王怀龙 肖化化
责任校对: 郑小石
特约编辑: 何滢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长江一路69号 邮编: 400014)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直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14千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12-8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花的智慧》是比利时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梅特林克的传世之作，它开辟了用植物反观人类，将科学与散文相结合的先河。梅特林克凭借这部作品于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梅特林克的笔下，原本没有思想、没有感觉的植物被赋予了“深思熟虑、充满活力的智慧”，它们利用计谋、穷尽手段，凭借坚强的意志冲破土壤的束缚，完成繁衍的使命。

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梅特林克，我们还选编了他的“动物三部曲”——《蚂蚁的一生》《蜜蜂的生活》和《白蚁的生活》。与植物不同的是，梅特林克对动物的叙述更侧重它们的集体意识及内在文化。如在《蜜蜂的生活》里，蜜蜂被描写成一群有着复杂的法律、默默无闻地实施惊人工程的小精灵，它们为了集体利益甘愿牺牲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白蚁的生活》则像一部传奇：蚁王、蚁后的囚徒生涯，工蚁的鬼斧神工，兵蚁的勇猛无敌。更难能可贵的是，梅特林克参透了白蚁王国的伦理道义，他“勾勒出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轮廓”。另一个随处可见的小生物——蚂蚁，也许是梅特林克的钟爱。在《蚂蚁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暗示蚂蚁比蜜蜂、白蚁更高等，其文明程度甚至高于人类。毫不夸张地说，《蚂蚁的一生》就是一只蚂蚁的颂歌，蚂蚁牺牲自我、造福集体的利他主义精神，蚂蚁战争遵循的“尽可能小的伤害”的人道主义精神，更被梅特林克所重视。

这四部作品的主角虽毫不起眼，但智慧却让人类望而兴叹。例

如，鼠尾草为了繁衍优良的后代，设计了“精密的立柱和平衡锤”，其精确性和严密性令人叹为观止；马先蒿在花开时将花粉囊密封，待蜜蜂采蜜时才松动支撑花粉囊的弹簧；槭树和椴树利用螺旋桨的原理，迫使种子在下落的时候飞得更远；蒲公英则通过坚固、轻盈、灵巧的“降落伞”播撒种子。同样，种族延续也是动物的终极目标，需要的是集体智慧和努力，这就要不近情理地要求每个个体都通晓群体繁衍生息的所有事宜。例如，蜂王在产卵时要精确计算出产下的卵的性别，蚁后对巢穴里雌蚁、雄蚁、工蚁、兵蚁数量的黄金比例要烂熟于心。添丁不仅是蜂王、蚁后的责任，更要全员各尽其责，履行义务结果，这一点蚁类做得远比人类到位。总之，这些在人类看来低等的、无知的生物，却是通晓宇宙秘密、把握自己命运的精灵。它们一个个身怀绝技、深不可测，比如花儿是高明的力学家、导弹学家，蜜蜂有发达的语言，蚂蚁能够放牧蚜虫、种植菌类……

梅特林克以流畅明快的语言独辟蹊径，讲述了微小物种的奇闻异趣。不定时地，梅特林克的笔下会升发对人性的思索，对社会的反思。谈论花时，梅特林克感慨：“如果我们借助任何一朵小花所具有的智慧的一半，来消除痛苦、衰老、死亡等破坏美好生活的事，那么，我们的际遇将与现状迥然不同。”对蚂蚁的反刍施爱行为，梅特林克则慨叹说：怜悯和博爱在人的内心里“只是较长远的自私自利的投资，期望着在未来的生活里获取高额利息为报答”。

为了使这部绝世珍品更具美感，我们随文插配了七十多幅图片，以便读者直观领略大自然的神秘造化。

编者 2013年3月16日

前 言 / 1

Part 1

「花的智慧」

- 种子的传播信仰 / 3
- 水生植物的浪漫爱情 / 8
- 寄生植物的心计 / 12
- 近亲繁殖的自花授粉 / 16
- 以蜂为媒的异花授粉 / 20
- 善于利用昆虫的兰科植物 / 26
- 花的智慧对人类的启发 / 35

Part 2

「蚂蚁的一生」

- 常人眼中的蚂蚁 / 45
- 蚂蚁腹部的秘密 / 54
- 蚂蚁群落的建立 / 60
- 千姿百态的巢穴 / 67
- 蚂蚁之间的战争 / 75
- 蚂蚁的交流和定向能力 / 91
- 充当“牧童”的蚂蚁 / 103
- 蚂蚁的蘑菇栽培技术 / 109
- 蚂蚁的“农耕”能力 / 117
- 会纺织的蚂蚁 / 121
- 蚂蚁的寄生食客 / 130
- 蚂蚁顽强的生命力 / 139

Part 3

「蜜蜂的生活」

- 蜜蜂的家园情节 / 147
- 蜂巢中的隐私 / 155
- 蜜蜂的双重性格 / 159
- 蜜蜂的交流 / 163
- 蜂巢的建设 / 169
- 蜂群中的王者 / 177
- 对雄蜂的屠杀 / 183

Part 4

「白蚁的生活」

- 白蚁的种类和蚁巢 / 189
- 白蚁的食物 / 198
- 工蚁和兵蚁 / 202
- 蚁王与蚁后 / 213
- 飞走的蚁群 / 216
- 白蚁的破坏力 / 222
- 蚁群中的神秘力量 / 226
- 蚁巢中的伦理道德 / 231
- 白蚁的命运 / 236
- 本能还是智能 / 244

附录1 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 253

附录2 梅特林克生平年表 / 257

Part 1

The Intelligence of Flowers

「花的智慧」

The Intelligence of Flowers

•
•
•
潘灵剑·译

种子的传播信仰



在本书中，我只是想强调所有植物学家都熟知的几个事实。我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微薄的贡献仅限于做过一些基本的观察。在此，我无意逐一评论植物赐予人类智慧的所有证据，这些证据数不胜数、绵延不绝，尤其在花卉身上就集中体现了植物趋向智慧和觉悟的努力。尽管在这过程中有些花卉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笨拙，但没有一朵花缺乏智慧和灵性。所有的花都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呈现自身特有的生存形态的同时，竭力蔓延，壮志满怀，力求征服这个星球的表面。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必须克服比动物繁殖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困难；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借助各种化学反应、种种巧妙的装置，乃至某些计谋和手段。这些技能，在诸如机械学、弹道学、航空学等方面，早已领先人类已有的认识和发明。

有关花朵受精的重要系统也许没有必要多加解释，如雄蕊和雌蕊的作用，芳香的诱惑，和谐、绚烂的色彩的魅力，花蜜的生成——花蜜对于花朵百无一用，它只是用来吸引、挽留爱情的使者，如蜜蜂、大黄蜂、苍蝇、蝴蝶或者飞蛾等，它们给花朵捎来了无法望见的远方情人的亲吻……

植物世界在我们看来似乎如此平静、如此温顺，仿佛一切都寂静无声、循规蹈矩。其实不然。在这个世界里，植物与命运的抗争一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植物最重要的器官即营养器官——它的根部，把它跟土

壤紧紧地绑在一起。在束缚人类的所有律条中，很难找出最沉重的那一条。对植物来说，最沉重的律条无疑是判罚它从生到死都不能抽身走动，因此，它比人类更懂得首先要反抗什么。植物的这种坚定的信念赋予了它充沛的能量，从黑暗之根出发，在光明中成形、绽放，它要坚定不移地完成一个目标：摆脱禁锢于地的命运，解放自我，打破逼仄的界域，求助翼瓣，尽可能远地逃离，向另一个王国接近，闯入一个蓬勃向上、富有活力的世界……事实上，它最终实现了这个目标。换成人类，倘若能摆脱沉重的律条的束缚，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受另一种命运支配的世界里，不同样令人感到惊讶吗？我们看到，花卉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不屈不挠、勇敢无畏、锲而不舍而且富有智谋。如果我们借助花园里任何一朵小花所具有的一半智慧，来消除痛苦、衰老、死亡等破坏美好生活的必然事物，我们的人生际遇将与现状迥然不同。

大多数植物对运动的需要，对空间的渴望，可以在花朵和种子身上得到证实。和动物世界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花朵绝对不能抽身走动，所以种子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它的母株。它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古怪的世界：父母寸步难移，虽然明知这样会使自己的子女挨饿或窒息——任何一颗落在树脚或植株根部的种子，要么死亡，要么注定在不幸中萌芽。所以，种子需要以巨大的努力来挣脱羁绊，赢得生存空间。于是，在森林里、平原上随处可见种子令人赞叹的传播和飞行技能。这里只提及其中几个最奇特的例子：槭树的“空中螺旋桨”，大鳍蓟、蒲公英和婆罗门参的“滑翔机”，大戟属植物的“爆鸣弹簧”，喷瓜的非凡“喷射器”，绵状毛叶植物的“吊钩”，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令人惊愕的传播机制——可以说，每颗种子都创造了某种属于自己的、完美的传播方式，以挣脱母体的阴影。

事实上，如果不稍微做些植物学方面的了解，人们不可能相信：所有这些赏心悦目的青葱草木，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比如，海绿迷人的“种子锅”，凤仙花的五片瓣膜，天竺葵爆裂的五颗蒴果，等等。如有机会，请留意在所有草药医生那里都能找到的普普通通的罂粟果，在这颗其貌不

扬的“大脑袋”里隐藏着值得大加赞颂的
精明和远见。我们知道，一颗蒴果含有成
千上万粒极其细小的黑色种子，蒴果要想
尽办法将这些种子尽可能远地播撒出去。
如果包含种子的蒴果提前掉落或从底部裂
开，这些珍贵的黑色颗粒就只能在梗的底
部化成一堆无用的废物。事实上，种子
唯一正确的出路在蒴果的顶端，一旦蒴果
成熟，它的顶端就会裂开并低垂下来。稍
有轻风拂动，它就不断地点头，极像一位
地地道道的播种者，有模有样地把种子撒
向空中。

在此，我想谈一谈那些等待被飞鸟
传播，为引诱飞鸟而蜷伏在香甜果皮里的
种子，如槲寄生、樱桃、花楸的种子。我
们看到，它们显示出的能量是如此强大，
动机是如此理性，以至于我们几乎不敢在
这个主题上多加强调，担心重犯贝尔纳

丹·德·圣彼埃尔犯过的错误。甜味果皮对于种子来说真的是毫无用处，
就像花蜜只是用来吸引蜜蜂，对花朵百无一用一样。飞鸟食用果实是因为
果皮香甜，同时吞进难以消化的种子，不久后就会把种子原封不动地排出
体外。借助鸟儿的飞翔，种子逃离了出生地，在异地发芽生长。

现在，让我们看看花卉比较简单的一些智谋吧。当你从路旁的一丛
草中随意摘取一片草叶，你会觉察到一种不屈不挠而又出人意料的小小智
慧。比如，有一种随处可见的蔓生植物，就连寸草不生、最令人生厌的角
落也成了它们的落脚之处，这就是野生苜蓿。野生苜蓿有两个品种：一种
开有浅红色小花，另一种开有豌豆大小的黄色小花。看到它们匍匐隐藏在
草地中，人们从未想到早在锡拉库萨那位杰出的几何学家、物理学家阿基



罌粟果

一颗罌粟果含有上万粒黑色的
罌粟子。鲜为人知的是，罌粟子含
有大量的可食用油，这种油在《本
草纲目》中被称为“御米油”。罌
粟子油无色无味，在常温下容易变
干，且不会变色，是画油画常用的
颜料。

米德诞生之前，它们就已经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并努力将它应用于飞行中。它们的种子上嵌有三四道回旋的轻微螺线，如此绝妙的构造，目的是推迟种子的降落，延长种子在空中的飞行时间。其中，黄色苜蓿的种子甚至还在螺线边沿“装”上了两排吊钩状物，进一步改进了这种装置，其意图是希望钩住行人的衣服或动物的皮毛。显然，它希望借助行人、绵羊、山羊或兔子等实现远距离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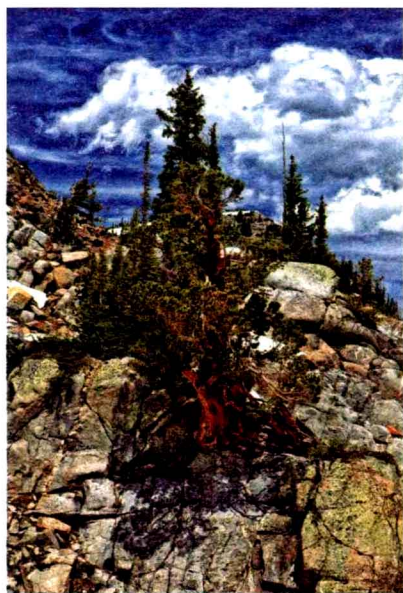
然而，红色苜蓿和黄色苜蓿这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却徒劳无益。因为螺旋器只有在一定的高度，比如从某棵大树的树梢或某些高高的禾本科植物的顶端落下时，才会起作用。然而，这些苜蓿和草的高度不相上下，种子在落到地上时，几乎连一圈都没有转完。这说明大自然在探索、试验中也有失败的时候，只要研究过大自然，就会明白大自然也会犯错。

让我们顺便考察一下这种飞行装置在其他苜蓿品种身上的完善过程。在香橙亚科苜蓿身上，我们会很明显地看到荚果如何转变成螺旋体；在黄芩类苜蓿或蜗牛苜蓿身上，则将螺旋体变成球状物。看来，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一个命运未定的家族正在进行种种探索，以期找到一条确保其家族繁荣的最佳传播途径。也许觉得选择螺旋是错误的，所以黄色苜蓿长出了吊钩状物。由此看出，在探索过程中黄色苜蓿也会暗自思忖：既然自己的叶子吸引了羊群，羊儿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播自己后代的职责。难道不是这样吗？最终，黄色苜蓿的传播范围比更茁壮的红色苜蓿要广阔得多，这难道不是得益于它那巧妙的念头吗？

要是我们俯身片刻，细看它们卑微的劳作，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种子和花朵，甚至整株植物，包括叶、茎、根都显示出许多的智慧迹象。请想想吧，受挫的树枝为赢得阳光是如何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险境中的树木是如何机智、勇敢地与环境搏斗。对我本人来说，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普罗旺斯时，在弥漫着紫罗兰芳香的勒鲁峡谷中看到的那一棵巨大的百年月桂树。人们很容易从它古怪歪扭的躯干上，读出它一生的艰难和顽强。命运的主宰——鸟儿或风，曾经把一颗月桂树种子带到这块铁帘般陡峭的岩石缝隙中，于是，就在那离激流200米高的地方，在灼热而贫瘠的石头

中间，月桂树种子望穿秋水，孑然独立。从最初的时辰伊始，它就派遣自己的根，盲目、漫长、痛苦地探索，找寻水源和土壤。不过，这还只是树种世袭的烦恼而已，而这棵幼小的树苗，还不得不解决更严重也更意外的问题：当它在垂直的岩面生长时，树冠无法抬向空中，只能俯首朝向谷底。当树枝长得越来越粗时，它不得不调整最先长出的树枝，使它们挺立起来，在贴近岩石的地方把树干弯成肘状——像头部后仰的游泳者——凭借恒定不变的意志，支撑着树冠最终在空中傲然挺立。从此，这棵月桂树的全部心思、全部能量和全部才华都集中到这个支撑生命的树肘上。但是，畸形、肥肿的树肘逐渐显露出某种焦虑和不安，因为年复一年，在它一心一意伸展自己时，枝叶茂盛的树冠越来越重，一种不易觉察的溃疡正在腐蚀着支撑整个树冠屹立于空中的臂膀。

于是，两条茁壮的树根，犹如两条坚韧的缆绳，遵循着某种我所不知道的法则，从树肘上面约1米高的树干上长出来，牢牢地抓紧无情的岩壁。这两条树根，难道真的是被这棵树的痛苦不安所呼唤出来的？或者它们在生命刚开始，就一直在深谋远虑地等待这个关键的时刻？难道这只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巧合？究竟有谁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悄然上演的戏剧？



悬崖上的树

图中，一棵树孤零零地长在悬崖上，把根扎进石缝中，枝繁叶茂，看起来像是一只即将展翅起飞的雄鹰。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这棵长在悬崖边的树外观很奇特，它充满了力量感，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



水生植物的浪漫爱情

在创造方面，最有活力的植物莫过于我们都熟知的含羞草。这种矮小的豆科植物原产于孟加拉，如今常种植在温室里。它总是不断表演着一种复杂的舞蹈，仿佛在向阳光表达着某种爱意。它有三片小叶，其中一片较宽，为顶生，另两片较窄，长在第一片叶子下面。它们总是生活在一种富有节奏、几乎可以准确计时的持续抖动中；它们对光线极其敏感，如果天空的一角有云朵遮蔽或移开，它们的舞蹈节奏会随之放慢或加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光度计，远远早于克鲁克斯先生的发明。

这种植物——加上茅膏菜、捕蝇草和其他许多植物——属于神经性植物，它们越过了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神秘分水岭。在几乎难以把植物和黏土或石头区分开来的洼地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智慧，我指的是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加以观察的隐花植物。由于不便观察，我们不妨先把这类植物撇在一边不谈。不过，在水生植物当中，我们看到奇迹正在上演。由于花朵无法在水中完成授粉，各种水生植物想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让花粉得以传播。褐藻类，即我们通常用来做床垫的、众所周知的大叶藻，将花蕾小心翼翼地包在“潜水钟”里。睡莲通过可随水面升高而伸长的花梗，将花蕾送到池塘水面上开放。因为假睡莲没有这样的花梗，所以只好任由花儿在水中像泡泡一样开放，然后破灭。水栗子则靠一种鼓鼓胀胀的浮水囊让花朵浮出水面开放，在授粉完成后，浮水囊中的空气被一种比水重的黏液

排出去，整朵花又沉到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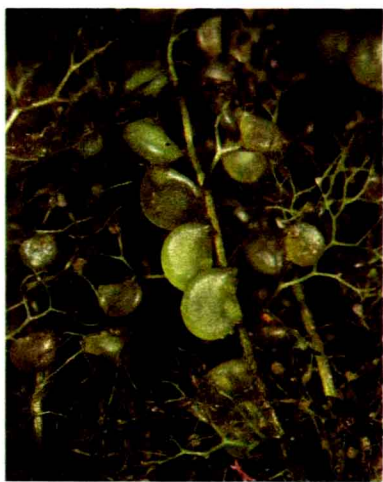
狸藻花的授粉方式更让人惊讶，也更复杂。亨利·博克基伦先生在《植物的生活》中曾对它做了如下描述：

“这些植物通常长在池塘、沟渠、水潭或泥沼坑里，冬天躺在淤泥里，无法看到，在它们冗长、纤细、蔓生的梗茎上缀满了丝缕状的叶片。在这些变形的叶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小小的梨形袋囊及其尖顶上的一个缺口，缺口边缘长满茸毛，口部有一个只能从外往里开启的阀门，袋囊内覆盖着具有分泌作用的细小茸毛。一旦开花时节来临，这些叶腋下的胞囊中就充满了空气。空气越想逃跑，阀门就会关得越紧，从而获得极为独特的浮力，狸藻借助浮力浮到水面上。然后，迷人的小黄花才开始绽放，模样就像奇特的小嘴一样有趣，唇部多少有点儿鼓凸，萼部长有橘黄色或赭色的条纹。在六月、七月和八月，它们优雅地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在满塘的枯枝败叶中展示鲜艳的色彩。在完成授粉，果实开始发育后，所有这一切都将转换角色：周围的水会挤压袋囊的阀门，迫使它向内打开，水冲入囊内，植株不堪重负，又沉到水底淤泥中。”

看到人类某些“富有创意”的新发明，如阀门、塞子、液压器以及人们广泛利用的阿基米德原理，就这样集中体现在这些小小的花朵器官上，这不是很有趣吗？正如博克基伦先生所言：“最

狸藻的梨形袋囊

狸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长有长长的匍匐茎枝，无根，叶轮生或者单叶生于匍匐枝上，水生种群叶成丝状，多有分叉。梨形袋囊生于匍匐枝或者叶的基部。花茎细长，花期漫长，花小巧可爱，可做装饰植物。



早把浮筏设备装上船的工程师，几乎没有想到类似的方法在植物身上已经沿用了几千年。”人类最迟出现在地球上，所发明的东西在植物世界早已存在，我们所走的路植物早已走过。

在结束水生植物这个话题之际，我们不得不简要提及这类植物中最浪漫的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苦草。这种水鳖科植物的婚礼，呈现出开花植物爱情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幕。苦草是一种相当不起眼的草本植物，它没有睡莲的优雅，不过，大自然似乎非常乐意赋予它一种非常敏锐的思维。这种小小的植物生活在水底，处于半睡眠状态，等待着新生活，即举行婚礼的时刻到来。在那个时刻，雌花会缓缓展开长长的螺旋状的花梗，露出池塘水面，浮动，绽放。雄花们透过波光粼粼的池水看到了它，于是就从邻近的梗茎上跟着升腾起来，满怀希望地向雌花靠拢。可是走到半路时，它们突然被什么东西牵绊住了，原来它们的生命支撑物——花梗太短了，它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爱巢——只有在那个地方，雄蕊和雌蕊才能完成美妙的结合……

自然界中是否还存在比这更残忍的疏忽或折磨呢？请想象一下这种渴望带来的悲剧：虽然没有看得见的障碍，但近在咫尺的地方还是无法到达。要不是有一种出人意料的因素的介入，事情也许就会圆满解决。雄花们是否预见到自己终将屈从于理想的幻灭？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们的心里都蓄藏着一个拼死解脱的信念。雄花们似乎犹豫了片刻，然后，为了到达幸福之境，它们以极大的努力，从容不迫地挣断了维系生命的纽带，伴随着快乐的、晶莹的小气泡，以优雅得无可比拟的一跃浮出水面。尽管是致命的一跃，它们依然神采奕奕地漂到粗心的新娘身边，完成结合。然后，这些自我牺牲者独自默默地漂走，萎谢。与此同时，那位已做了母亲的妻子，也合上仅存最后一息的花冠，把花梗依旧蜷成螺旋状，在告别自己苦命的情郎后，再次沉入水塘深处，让这悲壮爱情的果实得以成熟。

这出动人的悲剧，只有当我们考虑物种整体的智慧和追求时，才能体现出它的完美，而当我们考察个体时，却发现它们行为笨拙，常常失算。有时，雄花曾一度浮出水面，但这时附近根本就没有带花蕊的雌花；有